

◆ 中国民俗艺术·工艺文化丛书

中国灯具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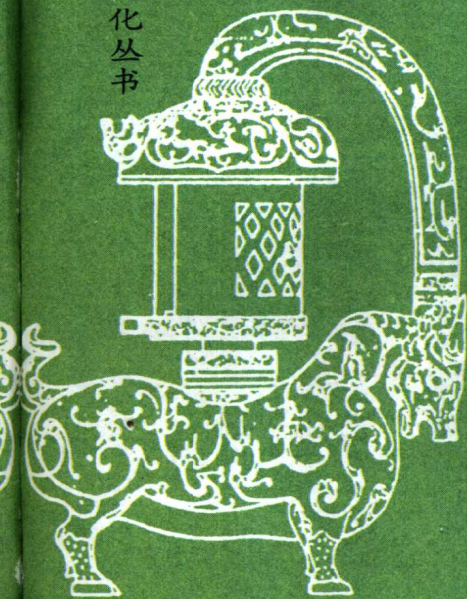
高丰
孙建君
著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国灯具简史

高丰 孙建君 著

◆ 中国民俗艺术·工艺文化丛书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加勉 黄丽琴
版式设计: 胡春生 史桂萍
装帧设计: 粒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灯具简史/孙建君著. —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97.3 重印

(中国民俗艺术·工艺文化丛书)

ISBN 7—80526—070—2

I. 中… I. 孙… III. 灯具—工艺美术史—中国
IV. TS95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765 号

中国灯具简史 [中国民俗艺术·工艺文化丛书]

高丰 孙建君 著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100006;电话:6523067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4.75 印张 99 千字 4 插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第 3 次印刷 5001—8000

ISBN 7—80526—070—2/G·24 定价:7.00 元

贺《中国民俗艺术· 工艺文化》丛书问世

张 仃

早年生活在农村,后来又从事装饰艺术,因之对民间艺术怀有特殊感情,甚至于有偏爱。

抗战年月,从沿海到内地,经过一些城镇,时常为当地民间艺术所吸引。比如从南京乘船撤退到武汉,忙于抗战宣传,忙于生活安排,无暇顾及身边琐事。但偶从小巷穿行,一下子便为檐头晾晒的蓝印花布所吸引;到山货店里,看到当地的陶罐、陶壶,徘徊观望不愿离去。不久到了古城西安,从饭摊到居民家中,人们仍然使用耀州窑铁锈花陶盘、陶碗、青花瓷罐,大街上小贩的柳条篮子中摆着黑色人形哨子;其生活带有浓郁的古风,如闻民乐,如听山歌,质朴浑厚,刚健清新。

这些感受都是从感情或从审美角度出发。

自从解放后,我从事工艺美术教学工作,而民间艺术与学院教育又是两码事,但我从未忘情于民间艺术。由此在工作中时常遇到不少矛盾与困惑,十年动乱期间达到极点。以致我多年以来点点滴滴的、个人的一些民间艺术收藏,全部失散。解放初期,我数十年间的收藏,由荣宝斋木版水印了一部《民间剪纸》,人民美术出版社胶印了一套《民间玩具》明信片。此外再没有做其它工作。而有关民间艺术的学术集会,因为是学习和开眼界的机会,我尽量争取参加。此外则是从旁赞助,做些摇旗呐喊的事。

对外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民间艺术有了正确的认识与评价,民间艺术成为艺术家的营养和创作源泉。民间艺术活动也逐渐多起来,民间艺术开始登上国家级和地方的美术展览馆。民间艺术团体,如服饰、用具、面具、剪纸、雕刻、陶艺、风筝、纺织、绘画、玩具等各种民间艺术学术机构也相继成立。出版普及本、精装本也不少。民艺研究者已从个人情趣深入、上升到学术领域,已从民俗层面进入历史层面。

这次《中国民俗艺术·工艺文化》丛书的出版,为民间艺术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精神食粮;引导人民走向欣赏健康艺术的道路,对提高国民审美情操将起很大的作用。

在当前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潮中,民间艺术是一支重要的方面军。

一九九一年冬于北京

序

张道一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昼夜轮回，这种自然现象，现在连小学生也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是地球自转向背太阳所致。然而在古代却是无法理解、难以识透的谜。为什么会有白天和黑夜呢？于是阴阳二界，鬼神迷信由此产生；哲学家则加以引申，以光明与黑暗来比喻社会，这也成为文艺家所乐于描写的题材。

为了打破那长夜的幽暗，人们找到了另一种光源——火。火的利用对人类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由火而熟食，由火而制陶，由火而照明，都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个重要的标记。点燃一把火，“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也就是照亮了大地；将拿在手里的火把称作“烛”。及至利用油脂，或做成蜡烛，或借助油灯，于是也就有了灯具。古代“铤”、“鐙”通义，是一种带足的盘状物，所谓“铤中置烛故谓之鐙”，现在的“灯”字是俗写。且莫轻视这小小的油灯，它放出的光明，照亮了人间几千年，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实证。

当然，文明的浪潮翻腾不息，今天的年轻人在电灯的照明下过夜，大都不熟悉油灯的用处了。油灯除了在穷乡僻壤还能偶然见到外，已是博物馆收藏的对象。如果以时代划分，我可能是属于最后使用油灯的一辈人。小时候我提过各式各样的灯笼——在那油纸上还贴着剪花和“张家”、“李家”的宋体字。上中学时，晚间自修，每人一盏小油灯。以后的“洋油”（煤油）灯虽然改进了，然而灯的性质和作用并没有产生根本变化。如果灯具的用途仅仅为了照明，是进

不了艺术史的；然而人在造物时总是溶进些精神的要求，于是灯具也成了一个五花八门的大千世界。

在中国文学中，读一读那些对于“青灯”、“华灯”、“繁灯”的描述，便可知道灯具那丰富的内涵。历代不知有多少能工巧匠为灯的样式而筹谋，集实用与审美为一体，使人在照明的同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待到“灯彩”出现，并于正月十五放灯为戏，扎灯已成为一种民俗艺术，更加争新斗奇，令人眩目了，更不待说由灯所派生出来的“占灯花术”和“灯谜之戏”，如果说前者属于迷信，那么后者则是一种启人智慧的文学游戏了。

我国文物，浩如烟海。人们往往只重视那些重大的发现和精雕细刻的稀世之宝，对于普通的生活器用则缺少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事实上每样东西都自有它的产生与发展史，不仅记录着文明的历程，而且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重要性，正在于形象地体现了人民生活的某个方面和生活方式演变的具体进程。

或有人问，古代的灯具早已退出了生活舞台，研究它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以为，只要不是急功近利，便容易解释，简单地说是借鉴。当然，直接为用也是有的，不是为在实际生活中使其复活，而是为在舞台上的再现。近年看一些表现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从衣着打扮到起居用具，往往错误百出，铸成笑话，其原因就在于不熟悉历代器物的面貌，以致张冠李戴。而灯具作为文化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借鉴古人的巧思和巧艺。譬如说，汉代长信宫灯的设计，在当时可说是绝妙的匠意。人物与灯的结合，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对于照明幅度的调节和灯烟的处理，也非常科学。尽管这种科技与审美的高度统一，只代表一个距今久

远历史时期的科技水平,然而对今天的设计者来说,却可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从高丰和孙建君编写的这本《中国灯具简史》中,可以看出灯具的来龙去脉,并且有文有图,将文献与实物相勘比,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从表面看,这样一物一史的写法,似乎“小”了一点,我以为,唯其如此才能深入和具体,不像有的人出言就是文化的多方位全面观照。此书犹如工艺文化的一块砖瓦,何妨以小观大呢?如果有志者能这样一物一史地写下去,积累起来,加以综合,不光我们的工艺美术史和科技史要重写,就是对考古学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前言

我们所说的灯具，一般包括光源、灯罩和灯架。光源的发展经历了两大阶段——火光源阶段和电光源阶段。原始先民在远古时燃起的第一堆篝火以及后来的火炬、油灯、蜡烛、煤油灯等，都属于火焰光源；电光源是在 19 世纪由西方人首先发明的，白炽灯和荧光灯是常用的两种电光源。

我国古代的灯具，以青铜灯具、陶瓷灯具和宫灯作为突出的代表。汉代的青铜灯具，无论在功能、结构、造型、装饰以及制作工艺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如青铜灯具上已有能挡风调光的灯罩和能消烟除尘的导烟管，说明我国是最先发明和使用灯罩、最早解决灯烟污染的国家。陶瓷灯具是我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普及范围最广的灯具。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唐宋时期的省油瓷灯，预示了一种蒸馏冷凝水套、蒸汽与水循环系统的现代化技术。而宫灯，则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宫殿建筑相适应的特有的产物，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灯具形式。直到今天，宫灯还在现代化的中式建筑中使用。我国古代的制灯工匠，在创造了各种以实用为主的照明灯具的同时，还结合民俗和民间艺术活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以装饰欣赏为主要目的民间灯彩。“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这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宵》词中，对当时元宵灯节繁华热闹的观灯景象的生动描写。那五彩缤纷的灯彩，宛若火树银花，恰似繁星雨点，飞流转动，翻腾起舞，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我国虽有灿烂辉煌的古代灯具，却没能首先创造出以电为光源的现代灯具；这正如我们有着发达的古代科学技术，却没有产生出领先世界的现代科学技术一样，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本世纪50年代前，我国现代灯具的发展仍然是十分缓慢的。5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才得到改进。进入80年代以后，我国现代灯具逐渐在人们的生活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每个时代的灯具，都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缩影，是艺术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灯具，属于物质文化。一部灯具发展史，也是一个国家文化史的组成部分。

本书共分六章，分别对我国古代灯具的起源、形成、发展，近现代的灯具，以及历史和现代的民间灯彩，从灯具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序列作了介绍。当电灯刚刚问世时，曾经有人宁可使用煤油灯，而拒绝电灯，认为似乎只有煤油灯才能给人们带来光明，只有习以为常的煤油灯才好看、好用。然而，历史不会再倒退回火焰光源时代。我们回顾历史，并不是津津乐道于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油灯、烛台和宫灯，而是为了从灯具的发展演变中，总结灯具的文化特质和工艺特征，取其精华，从中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以启迪我们设计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现代灯具。

中国灯具简史

目录

贺《中国民俗艺术·工艺文化》丛书问世	张 仃
序	张道一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灯具的起源与形成	1
一 火——人类最早的照明光源	1
二 寻找最早的灯具	3
三 “灯”的名称的由来与演变	5
第二章 战国、秦、汉时期的灯具	7
一 光源	8

二	战国灯具	10
三	秦代灯具	15
四	汉代灯具	16
五	汉代青铜灯具的特色	39
第三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灯具	49
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灯具	49
二	隋唐、五代的灯具	56
三	宋、元灯具	64
四	明清灯具	70
五	宫灯的造型和装饰	78
第四章	中国近代灯具	82
一	煤油灯、煤气灯及其它灯具	82
二	西方电光源的发明和传入我国	85
第五章	中国现代灯具	90
一	本世纪初的灯具	90
二	50年代以来的中国灯具	93
三	现代灯具的造型与装饰	101
第六章	丰富的民间灯彩	108
一	历史上的民间灯彩	108
二	民间灯彩与民俗活动	121
三	现代民间灯彩的流传与制作	127
后 记		14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灯具 的起源与形成

一 火——人类最早的照明光源

人类大约已有 300 多万年的历史。远古时期,原始先民茹毛饮血,手持简陋的工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原始群体的生活。那时,自然界中常有火,但那是由于电闪雷击、火山爆发等原因燃烧起来的野火。当烈火熊熊、烟雾弥漫的时候,人们惊慌失措,逃之夭夭,还有不少人葬身于火海之中。

野火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启迪。黑夜中燃起大火,能够给人带来光明,带来温暖。于是,人们盼望有一天能掌握火、控制火,使火真正为人类服务。因此,火对许多民族来说,都是十分神秘而又神圣的。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普罗米修斯把宙斯从人间盗走的火,重新带回到人间,并教会人类用火。为了惩治普罗米修斯,宙斯下令把他锁在高加索的悬崖上,用矛刺穿他的胸部,派一只老鹰每天早晨飞来啄食他的肝脏;这种折磨持续了几千年,但他始终英勇不屈。人们无限崇敬这位给人类带来光明之火的神,把火称为“普罗米修斯之火”。

古代波斯的拜火教徒,把火当作光明、善良的象征加以崇拜,并通过专门的仪式来礼拜“圣火”。《圣经》中,上帝在一片燃烧的丛林中对摩西显现,“圣灵”被物化为火焰的形式。

在古代中国，人们把发明用火的伟绩归功于一位圣人——燧人氏。《韩非子·五蠹》中说：“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些神话传说，寄托了人类对火和发明用火的创造者的崇拜。实际上，发明用火的并不是某个神仙圣人，正是广大劳动人民自己。

在距今 170 万年的云南元谋人与距今 70 万年的陕西蓝田人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了用火遗迹，如炭屑、烧骨等等，但这些遗迹是属于自然火还是人工用火，直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无法确定。

1930 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距今 70 万年左右的北京周口店北京人洞穴遗址内，发现了保存最丰富、最确凿的燃火遗物和遗迹。有几层堆积很厚的灰烬，其中最厚的层面处超过 6 米。根据民族学的资料，原始先民主要是采用篝火来保存火种，即不断往火堆中投入木柴，使用时让火焰燃得旺些，不用时用灰土盖上，使其阴燃；再用时则扒开灰土，添草木引燃。北京人遗址中的灰烬，显然是篝火在这里燃烧了很长时间后的遗迹，灰烬中还有很多被火烧过的石头、兽骨和朴树籽，这些都说明北京人已经能够使用和保存火种，并具备掌握、控制和管理火的能力。人类从恐惧野火到对火的认识和利用，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火，使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使脑与手的功能逐步进化，开始向人类文明迈进；火，使人类有了战胜严寒的武器；火，使人类加强了制作工具、开垦土地、烧制陶器、冶炼金属的生产能力。每天茫茫黑夜来临，我们的祖先就燃起篝火，在火光的照耀下，或休息，或烤食，或舞蹈，或狩猎……。从灯的源流角度来说，人类所使用的第一堆篝火，也正是原始先民们发现的第一个照明光源

——“灯”。

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在长期保存和传递火种的基础上，逐渐发明人工取火的方法——摩擦取火。摩擦取火的方法有打击、锯竹、钻木和压击等。原始人掌握了火以后，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为灯具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二 寻找最早的灯具

人类发明人工取火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靠火堆的燃烧来照明，直到新石器时代有了房屋建筑后仍是如此。在古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房屋内部地面上就有弧形浅坑——火塘；在火塘里生火，可以烧煮食物、照明和取暖是当时家庭生活的依赖。

那么，我国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制作灯具呢？一些研究者推测，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浙江吴兴丘城出土的陶盂，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陶灯。也有人认为殷墟出土的一件盂形铜器，因其上有四条龙形相连的旋转物，所以可能是最早的铜灯。但这些推测还有待于证实。

在商周时期的文献中，没有关于灯的文字资料，却有不少“烛”的记载。《诗经·小雅》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许慎在《说文》中解释：“烛，庭燎大烛也。”《仪·燕礼》云：“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官执烛于西阶上，甸人执大烛于庭，闾人为大烛于门外。”郑注：“烛，燋也。”贾疏：“烛，燋也者，古者无麻烛而用荆燋。故《少仪》云：‘主人执烛抱燋。’郑云：‘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执之曰烛，于地广设之曰大烛，其燎亦大烛。故诗云：‘庭燎之光。’毛云：

‘庭燎，大烛也。’郑云：‘夜未央而于庭设大烛。’毛、郑并指此。”

《周礼·秋官司寇·司烺氏》云：“凡邦之大事，共炷烛庭燎。”郑注：“炷，大也。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贾疏：“庭燎与大烛亦一也。”《礼记·曲礼》：“烛不见跋。”疏：“古者未见燭烛，唯呼火炬为烛也。”

这种“烛”，并非蜡烛，实际上是一种火炬。在古文献记载中火炬有不同的名称，没有点燃的火炬，通称为燭；用于执持的火炬较小，称之为烛；放在地上的火炬较大，叫做燎；立于门外的称大烛，门内的称为庭燎，大烛和庭燎都是大火炬。这些火炬，都是用松、苇、竹、麻等材料做芯，外面用软植物纤维加以缠束，再浸以松脂或油脂做成。燃烧起来既明亮，又持久，移动也较方便；从照明意义上来说，比起火堆又进展了一步。但严格来说，火炬还不能称为灯具，只能说是灯具的前身。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西方灯具的起源也较早。用空心石头或海螺做成的灯在公元前几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所谓石灯，就是在石头上凿一小穴，穴中置苔藓或其它能浸透动物油的物质，一经点燃可以发光。这一类原始石灯在我国是否存在呢？我国原始社会的石器工艺很发达，战国以后各个时代都曾有过许多石灯，因此，我国最原始的灯具也可能是石灯；只不过迄今为止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可以命名为“石灯”的原始石器，“石灯”是否存在还将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去加以验证。

目前，考古界的一些专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国最早的灯具，可能是陶制的，而且与陶豆这种盛食器皿有密切的联系。

陶豆最早见于 7000 多年前的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早期

遗址,直到商周时期都比较流行。尽管陶豆的造型因时代不同也略有变化,但其基本造型则大同小异,有着共同特征:即上有敞口浅盘,中有高柄,下有喇叭形圈足。战国时已有不少豆形的陶灯和铜灯,显然就是高柄豆的造型,而其他造型的灯具,其灯盘也是豆盘的形式。到了汉代,豆形灯更多,有的还自铭为“烛豆”。因此,可以认为,早期人们是直接借用盛大羹的陶豆置些油脂来点灯,豆就逐渐演变为灯具。这种发生说是建立在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基础之上的。《尔雅·释器》云:“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筴,瓦豆谓之登。”又《仪礼·公食大夫礼》:“大羹谝不如,实于鐙,宰右执鐙,左执盖。”郑玄注:“瓦豆谓之鐙”。贾公彦疏:“瓦豆谓之登。诗云:于豆于登。毛亦云:木曰豆,瓦曰登。”晋·郭璞注《尔雅·释器》时解释得更加清楚:“即膏登也。”可见,古时瓦豆称为登,“登”与“鐙”通用,而“鐙”应为灯(燈)的假借。这些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豆形灯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定型化的灯具,其材质是先陶后铜,出现的时间约在春秋战国时期。

三 “灯”的名称的由来与演变

商周时期的文献中并没有“灯”字,战国时期才开始用“鐙”这个名称。《楚辞·招魂》有:“兰膏明烛,华鐙错些。”那么,最早的灯名称应是“鐙”,而它又是从豆名“鐙”假借而来的。到了汉代,不少铜灯自铭为“鐙”或“錠”。“鐙”之称谓是沿袭战国的叫法,“錠”可能是汉代的又一称谓,实际意思完全相同,《说文》中对“鐙”和“錠”的解释是互训的:“鐙,錠也”;“錠,鐙也。”汉代灯具中,同样的一种造